

马未都一个冬天似乎都在忙着录制《百家讲坛》...

博客丛林

马未都的文化理想

朱伟



马未都那时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，与办公室隔了几个单元...

好于对写作的判断力。

之后，这些磁带就都转不动了，搬家时许多都顺着垃圾道扔了...

郑邑旧事

老郑州的湖北会馆

王瑞明

民国年间，郑州地处交通枢纽，各地商人云集，经商建馆的较为普遍...

们觉得有了依靠，来郑州做生意的楚商越来越多。除南北货干果行业越搞越大外...

湖北会馆为了让同乡同行讲究商业道德，会馆院中的照壁上雕有福祿寿三星图...

后来，商务会取代了会馆。湖北会馆址辟为铁路工人夜校。解放后，“三益街工人夜校旧址”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...



太行金秋

高复兴

《河南大学的青青子衿》是张清平近出的一本书。在书的封面上，她引用了曹操的诗句...

张清平写她的母校河南大学，字里行间饱含深情，叙述真挚，率性，有时甚至有夸耀的口吻...

书林漫步

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

——读《河南大学的青青子衿》

李光洁

当写到自己的同窗和大学生活时，张清平的笔变得轻松而俏皮。她用调侃的语调写她的同窗好友...

书中采用了许多老照片，那些几十年前的人，上百年的老建筑，在黑白的照片里，像屹立于风雨中的

汉碑，把一个学校、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传递给了后人。一幅幅黑白照片，却见出了厚重的底蕴...

至于这本书里作者对时代的记录和把握，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思，都独特而一往情深。

紫烟的脸上依然变得苍白。寄北笑着擦去木耳滴在胸前的奶昔。紫烟望着心里涌出几分感慨：“寄北，你不能事事替木耳做，让他自己擦。”



感遇 茅大容

新书架

《无法安宁》

传英

作者周实是一个诗人，曾经发表诗作《小石头》、《剪影》、《写给 phoebe 的繁星之夜》等...

书打鸟来比喻实话与真相……轻盈而灵动的情感，跳跃的思维，真实地展现了作者的生命体悟...

书中集录了作者的近四百篇小文，随兴所至，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情感。诗人对于他身边的生活总是有着特殊的敏感...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小小孩周岁时行“抓周儿”礼的风俗，在我国民间流传已久。据载此风俗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。

唐宋时期，“抓周儿”风俗已很流行，民间十分重视，仪式也很隆重。

如果小孩先抓了印章，便认为长大后必乘天恩祖德，官运亨通；如先抓算盘，则谓长大善于理财...

我少数民族中也有许多育几方面的习俗。如朝鲜族就有：“产神”致诚、“三七”、“百日”宴贺、“抓周儿”等礼仪...

“文革”处理的床成了马未都的收藏，而是说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，八十年代的贫民或农民完全可能仍然像我祖母那样处理家里的旧货...

马未都的书出版后，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，博物馆建成了，他的公司也就解散了，经济问题已经没什么意义...

遗憾的是项羽没有能在刘邦重兵防守的函谷关前仰天大笑，而是“大怒”。

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在刘邦入关，秦王子婴出降的那一刻起，刘、项两家已经由并肩作战的友军，转化为争夺秦末大起义胜利果实的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...

如果我们知道，巨鹿之战之后天下反秦武装已经由项羽统一领导了，虽然齐地还有不愿帮助楚军救赵的田荣和无所属的彭越，但是，田荣、彭越都无法构成对项羽集团的巨大威胁...

如果我们项羽有此清醒的认识，那又何必“大怒”呢？刘邦把守函谷关，阻止项羽入关，恰恰给了项羽攻打刘邦这个最好的借口！



王立群

对刘邦来说这叫做利令智昏，对项羽来说这叫做大将易其！

项羽打进函谷关，驻兵戏水西岸。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向项羽密报：“沛公欲王关中，使子婴为相，珍宝尽有之。”

如果第一次“大怒”是在历史转折刚刚开始之时，项羽还不及思考刘、项两家的关系，尚有可原谅之处；项羽的第二次“大怒”则显得幼稚无知，不可原谅。

范增是项羽集团的唯一谋士，他认为：沛公居山东时，贪于财货，好美姬；今入关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

曹无伤的密告讲了三点：一是刘迁的。他在《项羽本纪》说到这一决定后写了五句话：当时，项兵四十万，在新丰鸿门；沛公兵十万，在霸上。

连载

在“玛萨”西餐厅。紫烟的心情出奇的好，“喜鹊屋”有了着落，不用再为“喜鹊屋”的存亡而担忧，这完全归功于戈非。

紫烟曾为这句话心跳不已，她能从戈非的眼睛里读出他澎湃的心。几天来紫烟一直留意着盛家公司，她获知戈非是驻新加坡盛家公司董事长的内弟，这次回来主要是督导单体别墅的销售和二期房产的开发。

戈非的身份证让紫烟再一次陷入迷茫，他身上有太多的谜。“伯伯，这也要擦。”寄北笑着擦去木耳滴在胸前的奶昔。

木耳伸出三个手指，说：“三岁。”戈非听天豹说夏梦出车祸时已怀孕，如果孩子生下来也该是三岁。他的眼睛有些失焦，在寄北接住木耳的同时深深地望了紫烟一眼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索妮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雷郁达又重复了一次：“这次‘出粮’（指贩毒）丢了，全让条子（指警察）给吃了。”

“我也爱珍珠，但这是两种不同的爱。”紫烟抬起头：“我怕辜负你，辜负你为我所做的一切。”

“不，不要，我的心在几年前就已经碎掉了，再不可能全身心地爱一个人。”紫烟说着。

雷郁达喘不过气来，静了静才说：“开始这小部分走得倒是很顺，没料到阿奇出了事。”

雷郁达说：“就是因为阿奇不是道上的人，所以才不会被怀疑。”



书法 徐华